讀左補義 文公 宣公

宙

口 12
3126
6

3126
6

讀左補義卷十五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球 校
堉

文公二

經 辛巳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杜解僖公反其君之也遂城郡因伐邾師以城郡備邾難郡魯邑接○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成公卒于今山東泗水縣東南有郡城○音吾○成公卒于昭公柝臼立宋人殺其大夫大夫宋人攻昭公并殺二○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諱背先蔑而夜薄秦師以戰告林解令狐秦地接及者自此及彼夫夫將書人○晉先蔑奔秦不言出○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鄭地接在河南○冬徐伐莒方解扈原武縣西北○

親莒故徐以號舉史文也公孫敖如莒涖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開晉難也（杜解公因霸國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有難而侵小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其父宋鈔此必仲遂之謀也）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杜解莊公子）爲右師公孫友（目夷子桓公孫）爲司馬鱗矔古亂反爲司徒公子蕩（桓公子）爲司城華元（莊公族）爲司寇蕩意諸華氏之亂公不親信）樂豫（戴公孫）爲左師樂豫元孫）爲司馬鱗矔古亂反爲司徒公子蕩（桓公子）爲司城華元（莊公族）爲司寇蕩意諸華氏之亂公不親信）樂豫（戴公孫）爲左師

宋事必詳叙之卿盡來之

可無霸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杜解莊公子）爲右師公孫友（目夷子桓公孫）爲司馬鱗矔古亂反爲司徒公子蕩（桓公子）爲司城華元（莊公族）爲司寇蕩意諸華氏之亂公不親信）樂豫（戴公孫）爲左師

宋事必詳叙之卿盡來之

可無霸

傳七年春公伐邾開晉難也（杜解公因霸國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有難而侵小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其父宋鈔此必仲遂之謀也）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杜解莊公子）爲右師公孫友（目夷子桓公孫）爲司馬鱗矔古亂反爲司徒公子蕩（桓公子）爲司城華元（莊公族）爲司寇蕩意諸華氏之亂公不親信）樂豫（戴公孫）爲左師

親莒故徐以號舉史文也公孫敖如莒涖盟

宋事必詳叙之卿盡來之

可無霸

傳七年春公伐邾開晉難也（杜解公因霸國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有難而侵小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其父宋鈔此必仲遂之謀也）

公族理不當去而勢亦不能去也昭公謀闇中欲如晉之無嗇羣公子是迫之亂也樂豫言以德則皆股肱也誰敢攜貳去之則皆讎仇也何但攜貳乃攜貳之公族未嘗去得一人而親厚之公孫先已壽矜兩人矣六卿和公室是非名分皆置不言但求嗣君無事而已成公宋之賢君身死未幾而嗣子不能存肩傳有餘慨矣

此段宜在立襄公下而傳追接先蔑迎雍來寫得壁立萬仞而穆嬴一轉乃見鬼趣鵲落之勢若依次直敘文勢渙散矣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

（按納雍不穆嬴襄公夫人曰抱嚢告靈公母）

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由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

（長個二字爲靈隱裏）

怨欲使宣子令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義來逼已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且居）佐之荀林父佐上軍（箕鄭將上軍居守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津爲右及堇陰行君之戎車亦行故御右在職也按箕鄭先蔑俱不在軍而云先蔑將下軍可見此時三軍將佐林父而外皆也觀林父亦但言佐上軍而已明寫先蔑即暗寫箕鄭足爲盾梗幼君新立如秦師外至先族內變而箕鄭應之則盾危矣故仍其舊職而以佐攝之如今之不開缺者所以固諸將佐之心也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奪敵之軍之善謀也）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早食於潛師夜起掩秦不備）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於刳首（林鮮潛師使卻枚無聲夜起掩秦不備）丑

（汪云敘議一氣直下有風發泉湧之勢爲掩人不備著傳神）

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從劍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劍首相接。先蔑士會宜得罪於秦而反奔秦。可見納不正者。秦人之謀。令狐。今山西猗氏縣地。劍苦胡反。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政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荀林父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亡人俱亡。何用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迎公子雍之義而從之。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爲正卿

之反恩。爲仇不待言。叙出言猶在耳。省郤一大篇。晉襄托孤文字。而盾之負心不待言。然傳不責盾於立靈之時。而責盾於迎雍之日。叙荀林父之言。正以見盾誤國怒鄰。而且及先蔑士會也。傳蓋無一不刺盾。而尤着眼在畏偪二字。穆嬴之啼。豈足感動其心。所懼讎怨甚多。大義見討。通國皆敵矣。或以盾有悔過之心者。誤也。夫秦以昏姻之國。文公所藉以伐楚者。自殺之役。兵連禍結。至此秦人已閉關矣。而盾忽爾挑釁。並不告以立君而潛師敗之。遂令讎晉。益深楚人反得援秦以敝晉。終春秋不解。皆盾貽禍之烈也。或曰。安知晉不以立君告秦而康公不聽歟。傳曰。乃背先蔑立靈公以禦秦師。知盾之立意。戰秦矣。然則秦無

周云芮賢一問舒已心折宣子夏日剛然以見此人原不易與來高來讓不得稱忽對伐魯說不是泛言可長

過鄫。秦晉相去千里。而葬有常期。秦當令雍速發。居襄公喪。豈有求君於外。八月遣使。九閱月至。晉猶保其無他變乎。十月葬襄。諸侯會葬。秦豈不聞之。蓋康本喜事之主。蔑貪立君之功。故因其不告立君。遂挾雍而來。歟然則盾之坐待其來而不豫爲之所。尤不容誅。孰謂可分咎於秦哉。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盾夏日之日也。鄭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許氏翰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侵魯。侵齊侵宋衛晉襄既沒。莫之忌矣。趙衰以元勳父執。且居卽此便見春容可愛。盾則日長炎炎。其烈正未有艾也。賈季立公子樂之言。糞土也。論趙盾之言。月旦也。公私之異也。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趙氏曰。公不得與之盟也。而曰會諸侯盟者。言公後至。附于載書也。編正公既不及于會。則不知班位之次序。故不書諸國。以辟不敏。李氏曰。杜解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後至之所以辟公之不敏也。

晉侯立故也。便見靈公在抱。無能出令。不比乖隴之士。穀猶奉晉襄之命也。盾當辭諸侯而公然盟扈。是大夫主盟諸侯之始。此書盟晉大夫之義也。公後至。程子以爲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後至。愚謂觀明年使仲遂再

往可知矣

穆伯（杜解）公孫敖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穀也）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聲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敖從父昆弟）聘焉冬徐伐莒（見伐故援）莒人來請盟（欲結）穆伯如莒泣盟且爲仲逆及鄒陵（叔牙）邑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子）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敖反之（還莒女）復爲兄弟如初從之（爲明年公孫敖奔莒傳）

敖遂鄭子哲子南之先聲也子產能並罪之鄭所以治季文子方以事權假之魯所以亂

（注云亂寇凡三寫順逆有法）

晉郤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杜解日往年取衛地在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也）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逸書疏云大禹謨）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來猶歸也）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爲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郤缺有德之人也引書字字分析末作歌動之詞盾能無從然不能用其人也胥臣死而缺無知已矣呂東萊曰起

（注云歸地只起手一點下皆空中立論結用輕掉文境洒脫）

宣子于他人之言皆不從。卻缺請復衛田。又請歸士會。皆從之。春秋脩身齊家之學不講。故言語無力。缺耕于田野。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工夫皆自裏面做出。故言語有力也。

經　壬寅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杜解壬午是爲頃王。）

扈之盟以公之後逆恐魯之貳也因又與遂盟是不信其君而信其臣也壬午距乙酉凡四日耳公以盟趙盾命遂又嘗與戎約復使遂會戎于暴而盟之蓋兼二事出也傳文自明而杜乃云戎將伐魯不及復君乃專命而與之盟失傳義矣文公委靡不振盟晉盟戎悉委仲遂遂何人斯即與故爭室而欲作亂者也於是大權在握而弒逆之禍萌矣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已氏莒女）不至不至周也而復中道反也猶未歸魯即奔莒焉蓋即以弔周之金帛奔莒而魯亦未嘗遣他卿弔喪至明年毛伯求金而得臣始往赴不足言文公不臣矣

遂接卜卿初公室篇來前文公者穆襄之族今又是戴氏矣

昭公之黨四字着恨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杜解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效猶致也言諸公子猶效孫接周官玉節）於府人而出（蕩之孫昭公合司馬）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有五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蓋戴族攻孔叔等司城持節發卒與之相持不勝而被殺耳故握節效節尊君命也疏謂守都鄙之管節非也）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注云握節效節映帶兩書以言

使昭公不寒卿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

此爲十六年宋弒昭公張本襄夫人爲昭公適祖母暮年將棄位而通其孫是春秋所未見者且一老嫗耳何至輒聚衆殺三大夫逐一司城無人敢問此中大有人主之主之者賊也夫人爲賊之腹心欲弒昭公而不去昭之羽翼

不可得弒也司馬子卬手握兵柄乃心公室孔叔鍾離與卬同心事主意諸亦忠而有謀皆賊之所深忌者假手於夫人去之公不從將以無禮廢之昭本柔懦而夫人主於內羣臣附於外傳曰三人皆昭公之黨也君臣何可言黨況皆昭公之弟以見昭公親厚惟此三人餘皆賊黨也此三人可貴夫乃知十六年弒君時之六卿皆可誅矣宋人卽後此弒君之人也其告諸侯也必云昭公無道殺卬逐意諸而深貴其握節效節故並以官告史亦以官書夫子因舊史之文以見通國皆賊惟此二大夫猶是昭之司馬司城也凡攻左者皆誤忒黃氏責二子仕於亂邦不能共官濫膺戮辱舍殺人之益而責被殺之人豈其然哉通篇以襄夫人爲主殺之逐之指麾自由隱然有一公子鮑在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社解登之子上軍司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在六年）而使士穀本空有從亡之勳先克（中軍佐）奪荀得田於董陰（七年晉禦秦師於董陰以軍事奪其田也）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荀（為明年殺先克張本）城濮之役謀元帥趙衰獨舉郤穀以其說禮樂而敦詩書也箕之役胥臣舉郤缺爲下軍知其能敬必有德也從未有以從亡之勳爲言者故所向有功至夷之蒐先克始舉狐趙之勳以狐射姑將中軍及陽處父易以趙盾而大權遂歸趙氏其後六卿次第秉政馴致剖分晉國所謂一言而喪邦也

經　癸卯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赶解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夫人姜氏如齊（歸寧接出姜昭公女經笙歌而俟將貴夫人謀于父母其歸寧蓋有故焉）○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卿共葬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崔解夫人幾于出乎故喜其反）○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同罪也）○楚人伐鄭（楚子師於狼淵不親伐）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子文公壽立）○九月癸酉地震（地道安靜以動爲異故書疏云周語能參孔晁云陽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冬楚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日襚衣服）○葬曹共公

傳　頃王元年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杜解箕鄭等所使也亂殺先克不赴故不書）箕鄭父等之殺先克（猶射姑之殺處父也盾不討射姑宜箕鄭效尤而起）

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乙丑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經告）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不書王命未葬也葉氏曰以財故曰非禮）年爲辨雖已葬未踰年不得稱君子亦不稱公竟是也以葬爲辨雖踰年未葬亦不得稱君頃王求金不稱天王是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公不親往而遣使共葬事非臣道矣杜以爲禮非也）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杜解梁益耳荀得不書皆非爾）人者衆辭據傳箕鄭父爲首惡而經書及其義云何蓋先都士穀相繼就戮後始知箕鄭父幷誅之則知鞫獄非一人定獄非一時而盾之黨盛矣蓋靈公方幼盾威福由已

無以駕馭人材而立功有用之器變爲驕蹇逆命之徒自是三軍將佐皆盾所置而晉霸益衰

范山（莊解）（楚大夫）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子狼淵以伐鄭（陳師狼淵爲伐鄭援也）囚公子堅（公子（按狼淵今河南許州）及樂耳（三子鄭大夫）及楚平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督（孫）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鄭不書緩也以懲不恪（方解陽處父救江獨伐故以名見若會師雖伯國之卿亦稱人按卿

朱（息公）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茂（陳邑按在今河南境）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

故懼而請平也傳言晉君少楚陵中國明年所以有厥貉之會按不告不書茂扶廢反

以首四語爲主而以中段爲貫串救鄭不及而鄭平伐陳不救而陳平兩及楚平相關照竟不出范山意料中也

夏楚侵陳克壺邱（陳邑）

以前皆同

連篇寫晉寫秦寫宋幾忘鑾目豹聲之楚至此忽起一擊使人驚愕城濮後楚不敢窺北方者十五年於是而知文襄之功晉君少執政無志而寇啓戎心於是而知趙盾之罪

盾將救鄭至鄭而楚鄭已平然是月伐鄭即於是月興師雖曰緩不及事猶勝于侵陳而不之救也并記陳平以明救鄭猶有取焉

夏侵陳秋復侵陳而陳人能以敗獲見功盾能救陳則楚師大創按兵不動陳所以懼而平也

冬楚子越椒（子越椒子文從子）來聘執幣傲不敬

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曰先君之幣器使下臣致諸執事明奉使皆告廟故言傲其先君也爲宣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

楚子商臣之罪大惡極覆載不容至是備君臣之辭使聘魯畏其強而以聘我爲喜故同于列國聘問之典書之非聖人褒之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杜解秦慕諸夏欲通敬於魯并及成風）凡有翟泉之盟故追賻僖公（朱鈔僖公之薨九年成風六年矣秦人何物不可以將情而假凶事以問遺意亂世崇信鬼神必有如後世中元焚衣贈鬼之陋俗故美其名曰襚爲邦交之享且僖公之躋成風之襚爲耐當時人心未盡服秦人致詞必曰先君僖公夫人成風祀典攸隆聊供不腆之襚以佐如在之孝思云爾魯人之感甚於百朋之錫矣）

秦與晉仇魯睦於晉者也時晉室多故故托爲歸襚至魯以窺諸侯之間左氏雖不當事數語凡云禮也俱以此爲大旨而學者必深求之殊失傳意

甲辰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杜解子西也）及公子壓黎及大心（義與二年同）○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蘇子盟于女栗○女音汝○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地闕將伐宋而未行故書次按楚子商臣也魯史爵而先蔡楚益強也）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皐城縣南有少梁城澄城縣西南有北徵古城今陝西韓

傳見一書一不書

此殺宜申傳首段借熟成

秦援楚以敵晉徵晉也罪也趙盾不能制楚而與秦角自徵也亦罪也經獨書秦伐晉者以晉猶有求成之意而秦初無脩好之心稔于爲惡也然以國舉而遂謂狄秦則又不然史文略也

初楚范巫矞似（杜解矞似巫○矞戶必反）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

王强死四字成何以强死穆弒之也便見殺宜申不得爲討賊矣此正發明經義處

結殺字

君皆將强死。孔疏强。健也。無病而死。謂被殺。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之使爲商公。商。楚邑。按今陝西商州。汾汭。順流。沂。逆流。職悅專反。王在渚宮。小洲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陳楚名司寇爲司敗。子西畏讒言。不敢之商縣。王使爲工尹。掌百工之官。又與子家謀弒穆王。按又字。承上遂止之來。言縊而懸絶。得不死。又以謀弒商臣而死也。以明巫言不爽。或謂既欲弒成。又欲弒穆者謬也。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書。非卿。子家不宜申謀弒成王。註疏俱無此說。而顧亭林爲是言。其實全無影响也。城濮之役。子西將左軍而奔。成赦之。且畀以大邑。斯時成憶范巫之言未嘗明示其意也。楚臣共聲宜申之罪。且謂不殺即逃。故將入鄀以訴之。蓋懸絶不死而入鄀。是一時事。非既之商而後將入鄀也。顧氏以爲入鄀爲亂天下。豈有不攜一卒徒手而爲亂者乎。又豈有僨事敗軍君不殺之。且用之而以亂報者乎。蓋楚令甚嚴。覆軍之將。懼不免誅。故憂讒辭邑而欲就死於司敗。傳追叙於殺宜申之前。以見宜申懷不殺之德。感工尹之用。有志復讎。謀敗而被誅。夫商臣弒父而立。賊自當討。宜申臣事十年。即不得許爲討賊而必不使亂臣賊子反加人以叛逆之名。恕其無將之罪。仍爲專殺之詞。家氏曰。聖人之特筆也。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杜解。僖十年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

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伐而奔。頃王新立。復之。乃奉命而盟于魯。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按陳鄭會楚。矯情紓患。與宋同爾。故會息。俾楚人難陵虐使人。鄭忽以末二句折轉正如鶺鴒凌空絡繹自遠。厥貉書蔡侯。宋華御事（杜解華元父）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時楚欲誘宋戰。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藪。宋大。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田獵。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按期思。今在陳。名。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將獵。張兩翼。故置二。河南固始。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然則右司馬。西北。一人當。命夙駕載燧。燧。取火者。宋公違命。不夙駕。無畏扶。乙。恥。反。其中央。違命對逆。與左右司馬對且聽命。與扶宋對。出澤弱兩。僕以狗。或謂子舟。無畏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茹。詩大雅。美仲山甫不辟彊禦。毋縱詭隨。以謹罔極。詩大雅。詭人。隨人。無正。必者。謹。猶。愼也。罔。無也。極。中也。是亦非辟溫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宮說無畏。借楚之威以爲。已名。使如。厥貉之是而無後憂。則君子不如小人矣。

會麇子。逃歸。子。爲明年楚伐麇傳

商臣駐師厥貉。聲言伐宋。而不卽伐者。懼晉救也。久之而晉救宋。然。師御事不得已。獻開門揖盜之策。不爲所滅。猶恐晉乘其後耳。夫宋鄭之君。爲左右盂。與其左右司馬。爲班。儼然王矣。故無畏逞惡。敢辱上公。入春秋以來。陵夷未有如此之甚者。乃麇子者。國小於宋鄭。而義憤所激。飄然竟去。明知力不能敵。而不忍臣事弒逆之賊。禮義廉恥之。所以未盡消亡也。嗚呼。趙盾秉國。而使文襄之業掃地。罪可勝誅哉。華氏自督以來。久不見傳。至御事首獻逆楚之

謀傳書麇子之有志正形容卿事之無恥

經 乙巳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杜解討前年逃厥貉舍接○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楚始書君將○俱倫反）宋地接今河南睢州西有敗○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魯地）

傳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杜解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孫伯也防渚麇地今爲湖廣鄖陽府治錫音羊按今爲湖廣房縣）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麇地）陽府治）麇近楚小國伐麇而商臣親至知麇之善守其國楚不敢易視也兩敗不服知麇子之能自強不爲楚辱也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平十年宋聽楚命）鄭及楚

晉不忘諸侯魯不忘盟主其意足嘉也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補注傳見諸侯喪畢不朝京師而朝大國）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

諸侯之卿出奔反國者皆書歸（如宋華元衛孫林父之類）

是也此何以不書服虔云施而不德春秋所善疏云衛侯鄭之歸衛侯朔之入邾子益之歸皆受魯施而德耶杜氏謂史失之夫魯史載其本國之事應未失也蓋意諸之奔官屬皆來避宋亂也使意諸有靖亂之才邛爲司馬已爲司城當銷患于未然何至邛死已奔明知無益于國而假魯之請再居其位戀棧而無見幾之明

傳云此篇乃氏之君舅之之於周為長狄今曰大人邾子所求反
敘新事追敘舊事又倒敘後事重敘前事詳略變化筆筆極潔

者也故不言其歸削之也昭公弒意諸與其難此則孔父仇牧之節也削其歸與其節可以並行而不悖何以不書鮑不以告也

鄋瞞侵齊（杜解）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疏云狄是北夷大號鄋瞞是其國名魯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問于仲尼仲尼曰昔禹致羣臣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也曰汪芒氏之君守封隅之山者也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今曰大人邾子所求反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臣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共車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蓋長三丈不書賤夷狄也（補注）鄋瞞狄國名而長狄自為一種服屬于鄋瞞昔時為鄋瞞國名僑如為以侵齊魯為得臣所獲杜氏誤以鄋瞞為長狄國名僑如為鄋瞞之君說者因以不書長狄排左氏矣按惟鄋瞞長狄各為一種故敗狄之下獲僑如緣斯均別以長狄傳義自明僑如之君也富父終甥摽（舒容反）猶衝也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

是正傳

是舊事

是後事

又是前事

總結

寫奇人奇事十六年按顧氏補正引史記作斑駁陸離而齊惠公二年即魯宣之二年也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夫人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二年矣按今山東東阿縣東南有長狄之種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伯季三歲其兄猶在傳言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在周齊邑按今既長且壽有異于人東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一至衛北門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

氏曰逆居四裔不在中國絕也接狄中鄭瞞一國以無長狄之助而亡非狄亡也

趙木訥曰狄侵陵列國至晉人敗之于箕其後不敢犯晉敗之之力也今八年之間三侵齊而侵魯宋者各一得臣敗之于鹹于是十三年一侵衛而已不敢窺齊魯則鹹之役不惟有功於魯且有功于天下不可不錄也（本倒一朝之間能除中國患春秋喜焉朱鈔出自房懦之魯尤爲可嘉）

傳蓋大得臣之功也狄嘗齊桓之世滅衛入邢莫敢誰何至此率鄋瞞入侵齊魯大敗遂以不振于是述先後見獲顚末以見狄倚鄋瞞爲用鄋瞞倚長狄而强擾中國非一次見獲非一人而歸結于鹹皆所以大鹹之功也

廊大子朱儒自安（處也）于夫鍾（廊邑）國人弗徇（順也爲明年廊伯來奔傳）

丙午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廊伯來奔○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杜解既嫁成人雖見本國恩錄其卒）○夏楚人圍巢（吳楚間小國接今江南廬州府巢城西巢湖）○秋滕子來朝○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今山西蒲州城外東南隅）○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魯所爭者以其遠徂外國故帥師城之接鄆今山東沂水縣北鄆城是此爲東鄆成四年城鄆九年楚人音運）

傳十二年春廊伯卒廊人立君（杜解太子自安于外邑故立君遂太子而將別立君也）大子以夫鍾與廊邽（音圭）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非公寵叛人）

政書曰廊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既尊以爲諸侯故不復見其竊邑之異陳傳傳釋書法與鄋瞞三叛人異補注此史文也）

安於夫鍾則非廊君逐之先儒云太子朝夕視膳廊人以

其失人子之道不足以主社稷故別立君蓋爲大臣所廢也鄫人以其既廢故稱太子而來奔以君稱者魯以諸侯逆之故稱鄫伯蓋史官書法以君命爲進退如成風敬嬴非夫人也君尊爲夫人孟子夫人也君不以爲夫人則書曰孟子鄫伯已廢之君也君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鄫伯皆史氏舊文而非聖人之義法但直書其事而魯之失自見非禮者以利其地而尊之也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杜解公即位始來朝且請絕叔姬而無絕辱公許之言請無絕辱成五年有杞叔姬來歸未歸而卒疏云傳釋例曰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世經書叔姬二人一人卒皆桓夫人也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故不言杞書叔姬言非女也既許其絕女未嫁而卒不書補注叔姬不安于杞假歸寧以反故杞伯來請而後絕經不書始嫁與來寧法與鄫季姬同卒不繫杞名既絕也經稱子叔姬者孔氏曰周人字法稱叔故或加子以自異者也傳不稱子亦省其可省詮稱子別異之辭非公之同母姊妹公之女矣

此叔姬爲伯姬所求之婦不繫杞者既絕也杞桓請絕叔姬而無絕辱公許之成五年來歸之叔姬九年杞伯逆其喪以歸者卽桓所請繼辱者也諸儒謂兩叔姬不應前後皆出公不應兩從杞命因排傳妄不知左氏據魯史記載安見前者出而後必不出耶公從其前安見不從其後耶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杜解若敖曾孫子孔掌舒叛楚姓舒庸平舒舒鳩之屬按今江南舒城廬江二縣境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君名宗巢二國皆舒之屬疏云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鄝非一

一令尹新除而小國遭其毒者三。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賜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圭璋）寡君敢辭玉（按聘義云已聘而還玉杜不悅對曰不腆敝器（辭其聘也）不足辭也（腆厚也）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信也由聘必告命所以結二國之信故稱先君之器）要結好命所以藉薦（也）寡君之命結二國之歡（贈送也）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提出令狐則此役晉人爲之）侯以散晉之與國不獨魯矣。

以伐晉告魯欲魯不爲晉役而翦其羽翼也西乞蠱聘諸（馮云來聘而言將伐晉蓋以功已諷魯也魯不敢從亦不敢拒妙在賓主辭不說明只把玉做話頭來稱以君子而厚賄則心已畏之亦終不說破）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杜解晉邑令狐役在七年按今山西蒲州南有羈馬城）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代郤缺將上軍）樂盾將下軍（樂枝子）晉甲佐之（晉臣）鄭（代箕）史駢佐之（代林父）子代郤（代步）先都（孔疏壘壁也軍營所處築自衛謂之壘深高也）范無恤郤戎（晉士會七代）胥甲（晉士會子）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

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年）對曰趙氏新出其屬（趙盾屬大夫）必實爲此謀（新出佐上軍）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史駢（又未嘗涉軍事）最着眼蓋忌其功故撓之）支曰穿（趙夙）晉君之壻也（支）曰穿（趙夙）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年）少不在軍事（如軍事）投暫往焉（其可二字虛住留下面趙）在察（察）好（勇）而狂且惡（惡史駢佐上軍）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而退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禱求勝）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

命云晉欲待其遁而擊之秦人既不敢退只得求戰求戰爲退之地也晉人惟知秦欲戰不知秦欲退耳方服史駢卓識士會畫策不過欲全其軍也未嘗求勝晉與以國情輸敵者不同

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反怒曰。裹糧坐甲。（孔疏門所以制禦非常臨敵則被之于身永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戰且坐之于地。可待也擊可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有待也。穿也獲一卿矣。僖三十三年。晉侯以一命命郤缺爲卿。不軍帥之數。然則晉自有散位從卿者。獲穿也獲一卿矣在軍帥之數。按交綏兩退也。疏云求戰爲退之地也晉人惟知秦欲戰不知秦欲退耳方服史駢卓識士會畫策不過欲全其軍也未嘗求勝晉與以國情輸敵者不同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是退軍之名。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慙。缺也。魚覲反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聲放。失常節。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通也。則載其死傷之尸而還。如孤駒之役。國人逆喪者皆髽是也。凡軍非大敗。則載其死傷之尸而還。如孤駒之役。國惠也。按。逆喪者皆髽。是也。穿率師出。未嘗無死傷。今欲薄秦於河。則不及收。尸。故曰棄之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宣元年放胥甲。晉師止。爲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按入瑕者。欲據桃林之塞。攻明年晉使詹嘉以一軍守之

傳蓋爲桃園張本也河曲之役。盾將中軍。三軍將佐無趙穿名。以盾之威重何有于穿。況殺人辣手。誰不知之。乃元帥定深鼂之謀而穿違其節。制以其屬出。按之軍法可誅也。盾遽從穿。幸而交綏。否則喪師辱國。皆所不計。是穿爲重而三軍之命爲輕也。及史駢有薄河之策。主帥定議而穿挾胥甲一呼而止。夏日炎威。安在無他。盾素與穿比心倚之也。

城諸及鄆書時也。

經　丁未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共公卒。子靈公平。）鄭子蘧蔭卒。（文公卒子。定公寧立。）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杜解義與二年同。）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杏地闕。○狄侵衛。○十有二月巳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鄭地。按今河南新鄭縣東。○芳味反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杜解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今陝西華陰縣東潼關。接今陝州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接今河南靈寶縣。以西皆是。疏云塞在南河之南。乃從秦適周之路。備秦者。因西乞術聘魯亦應更交餘國。故守此以斷其來往也。○悉代反趙盾于晉功小罪大而惟此一著為晉百年來絕大之功想亦史駢之謀也秦晉接壤東南皆晉境惟潼關一路得與周通命使往來之所必經也瑕即桃林旁邑其塞險要可守使嘉屯卒於此即以瑕賜嘉為持久之計後呂相絕秦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之絕我好正指此也藉非然者始則聘列國以離盟主之交後且圖諸侯以肆東封之

逮然而起接六卿句覺諸浮一見全為士會

林父之閙已見於此不如隨會語極斬截數語抽盡士會可謂知人

略大為中國患乃自有此戍秦使不能出關轉從巳蜀通楚而東諸侯不受其毒然則趙盾之功不獨在晉而且在天下不獨在一時而終春秋之世也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杜解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六年賈季奔狄中行桓子荀林父僖二十年始將中行故以為氏。曰請復季能外事孔疏賈季狐突之孫狐偃之子。亦是狄人能如狄情得以豫備也且由舊勳在狄之子。無偃郤成子郤缺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不可犯其知足使以不義殺陽處故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壽餘畢萬之後。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壽餘音奴。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師於河西將取魏人在東於秦為在足於朝躡士會足躡欲使行

若汨可以歸還返指矣或云以留士會及壽餘且潛師襲魏書於簡策贈之似古人無此賣弄也譖而還秦伯猶豫立當俟妙絶

請之神請

卷十五

河之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先告喻魏有司。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已無去心。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咎者有如河。言必歸其妻子明白如河。乃行繞朝夫贈之以策。馬檛。臨別授之。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其情。既濟。魏人譖而還。檛張弧反。士會得秦人歸其咎。其處者爲劉氏。士會後劉累之裔。別族復累之姓。孔疏士會之咎在秦不顯。於會之身無所晦。傳說處秦爲劉氏。未知何意。討尋上下。其文不類。士初在氏不顯於世。旋立旋廢。先歸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揮注此離以求道通。明帝時。賈逵上疏云。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爲漢儒增入者不一一矣。

或謂秦伯明知故縱之使其臣代言之康公似無此人君之度。然繞朝何以不告於君觀其言曰吾謀適不用知朝

供義精仁熟之言亦一層翻作兩層

周云邾文公可鄙子於次雖之社者也邾子或因此大悔厥心而改悛忍爲仁慈乎

已告于秦伯公方利令智昏士會明白言之猶不爲動況其臣乎然盾之歸士會非覇者之舉動也使繞朝之謀行且累及士會而終不得歸。晉人之言秦益不信而楚交益固。

邾文公卜遷於繹。陳傅凡自遷其國都不書繹邾邑峄今山東鄒縣有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左解左右以一人之命爲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爲言。文公百姓之命乃傳

卒君子曰知命

五月邾文公

文公在位凡五十二年。當衰暮時而循理守正。更難能也。

春秋得二君焉。邾文公命在養民。楚昭王祀不越望。傳一以爲知命。一以爲知道。深與其不以死生亂也。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頓顙。故書以見臣子不共。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林解尋八年衛侯會公於沓請平於晉。陳傳傳見諸侯猶有尊晉之志。公還鄭伯會公於棐。亦請平於晉。

鄭衛貳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

鄭一棗而三國附。諸侯之義也。

鴻雁。鄭大夫公子歸生。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

有衛行之。美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欲爲還晉。子家賦載馳。載馳之四章。以下。義取行役文子賦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之憂。

曰。寡君未免於此。言亦同有此憂。

四月。喻時。思歸祭祀。不賦采薇之四章。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爲鄭還。不敢安居。

鄭伯拜。謝公爲行

答荅拜。按不見公再如晉。蓋遣大夫告成耳。

公朝晉而衛鄭之君皆因公以成於晉。始知厥貉之次。

於強命。世有桓文。何爲至此。觀鄭伯賦詩。文子答賦。斯時之諸侯。亦可哀矣。春秋所以責趙盾也。

文公三

戊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社解告。鄭人伐我南鄙。○鄭人伐我南鄙。彭氏汪氏師伐鄭。○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月。從赴。目急也。考公名。略而不書。又諱昭非禮也。子舍立。

許男曹伯晉也。○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也。○秋八月癸酉。同盟于扈。

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北斗。○公羊北斗。○穀梁北斗。○左氏北斗。○公羊孛入于北斗。○穀梁孛入于北斗。○左氏孛入于北斗。

讀左補義卷十六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　增參
男　埏　校

文公三

經　戊申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杜解告于廟○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日鈔〕孝公名昭而潘又諡昭非禮也子舍之喪○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宋地接今在河南商邱縣西南○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孛音佩○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非克納○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朱子哀來奔書貴之故○冬單伯如齊齊單伯周卿士爲魯如齊齊故書○單音善人執子叔姬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杜解〕弁亡禍也歸復福也懲不敬也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年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桓公子驟施於國驟數也〔附注〕驟施之意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夏五月昭公卒舍卽位

商人與朱鮑行同一轍其驟施聚士原爲弒潛起見幸昭公早卒得保首領觀下元曰爾求之久矣可見齊昭殊屬夢夢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蓄側救反

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從楚者服陳鄭宋○且謀邾也謀納捷菑

從楚者服爲晉幸爲列國幸若曰可以同拒楚矣書會晉趙盾是時靈公差長而盾不使主盟諸侯盾之專也欲納捷菑盾之悖也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商人兄齊惠公也書九月從告元口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不爲君則憾多將復

憾云一句撮其日前之假二句消其異說我接將免我爾爲之按爾可自謂不能免我也立爲君之忌三句

又明指其平日之毒四句再詰問之五句因安頓之

此與僖九年殺夷齊異。蓋里克之弒二君。乃本國臣民告之列國者。故先君未葬稱子。已葬稱君。若商人七月弒舍秘至九月始告魯。蓋以他故赴而不敢明言已弒。觀叔姬未嘗大歸于魯可見。而單伯之請叔姬直曰殺其子顯暴其惡。故怒而執之也。豈知叔姬魯女。舍爲魯甥。齊魯接壤。其于弒舍年月日時。絲毫不爽。夫未踰年稱子。緣孝子之心。而爲之稱也。若以鄰國之史臣書現在之亂賊。無論已葬未葬。已踰年未踰年。直書曰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己此所以與晉奚齊異也。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言

寫得聲勢幾欲踢倒邾城

周云只五字立適以長。故曰辭順。

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邾人辭曰。齊出貜且。定公。貜。供縛反。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書帥師以納。惡其初志也。弗克納。予其改過也。或曰。邾人以五字敵晉八百乘。納捷菑于邾。而自屆于五字。乃見其可褒也。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杜解。叛王孫蘇。不與接王始周公故曰叛。然辭不慎。適爲後人口實。而使尹氏周卿。與聃啓周大夫。訟周公于晉之。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使復和親。

楚莊王立。穆王子也。子孔潘崇將襲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卿舉舒音了。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入

敘作亂之由

亂

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儀子儀爲師。王子燮爲傅。盧戢黎盧大夫。及叔麇戢黎之佐。誘之。遂殺鬬克。儀及公子燮。補注。楚殺大夫或不告與中國異。後倣此。盧。楚邑。按今湖廣襄陽府城南。初鬬克囚于秦。在僖二十五年。秦有殺之敗在僖三年。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報也。按殺師之後。秦與楚結。於此補出。公子變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傳言楚莊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

楚每一君新立。一令尹新除。必有附近數小國遭其毒。襲舒之師方出而內變已作。爲奇矯緩須臾耳。嗚呼。潘崇何如人。乃爲楚世臣乎。

提筆一篇綱索

穆伯之從已氏也。穆伯之子。穀也。在入魯人立文伯。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召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不得使與聽政。汪云此全爲掌卑歸喪篇伏脈。丁結已事終寢于家。故出入不書。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孟獻子。穀。年尚少。請立難。穀。弟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請以卿禮葬。

文惠之兄弟反形穆伯襄仲之兄弟也

只首一句。敘已自絕于魯。卒不必赴。喪不必歸。雖孝子慈孫。飲恨而無如何也。乃襄仲貪賂。則許之復。挾仇。則阻其喪。皆出于一人之私意。而公一聽其轉移。傳詳敘之。惡襄仲也。

故以已氏及二子俱來復。盡室以適莒。此時父子訣別。兄弟分離。使仁人孝子。欲養無由。文伯之疾。未嘗不由此致之。臨終請立難者。以獻子少不更事。隱以生事葬祭之道。付之惠叔。驟讀爲眷令之恩。細按爲蓼莪之痛。千載下猶

見文伯之日未暮矣傳一以見放之罪禍其身并累其子也一以見遂之專掐之來忽麾之去也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蕭來附庸仕附庸遷升爲卿不義宋公而自遂來奔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故曰遂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按宋人貴之以字告此子子哀不黨賊也封人小吏遠於君者以爲卿孰使之鮑之黨使之也子哀不入其黨視宋卿如敝屣飄然來奔而家氏以臨難自免爲不忠然則必黨于鮑而後爲忠乎抑必爲鮑所殺而後爲忠乎君子居亂世不可有畏死心亦不必有求死心如子哀者聖人所謂見幾而作也不義宋公而出乃鮑之黨告于諸侯者言昭公無道賢如子哀不食其祿待放而去矣故貴之而以字告魯史因書于策自此而昭之無道益著矣然後知聖人于魯不以女樂行而以膰肉去其用心爲甚周摯也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人不服故三月而後定書以九月從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猶言某甲夫音扶告難者告舍卒之由而不言已弒之也夫已氏稱謂奇劍元嘗曰我能事爾事之則君之矣而復如是如元之有異志也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壯解子叔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按此襄仲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以求女故魯遣使不書王使爲王諱欲以恥辱詳說王不能亦譏王貪商人之貨也乃爲

用暗寫若直入單伯口中反覺其言無因

曰請受而罪之。夫昭姬何罪。知舍弒甚閟。而自昭姬發之。致國人之不服也。弒君之賊。天王不能誅。魯人不能討。乾單伯無王也。又執昭姬無國母也。公羊乃誣單伯道淫以鱳叔姬道聽塗說其謬至此。

經　己酉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杜解)傳例曰非禮也。傳例曰非禮也。○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例曰獲大城曰入。○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郭)也

傳　匡王元年。○是年蔡莊侯卒子文侯申立。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因晉請齊孫貴之也。○聖人貴之也。○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按其官皆從以誇耀魯人。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按魯人貴之非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杜解)耦督曾孫也。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對共宴會。請承命於亞旅。○上大夫也。魯人以為敏。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明君子所不與也。(朱鈔)苟有人心。決不如此。蓋盟以自誓于魯。為私計耳。不書使鮑之黨使之非君命也。石林云。屈完以君命而專盟者也。華孫不以君命而擅盟者也。魯人以為能其職而書官以貴之。聖人則深惡之也。○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華孫。即代為司馬者。既不能如子哀之奔。復不能如意

蒙上貴之相應傳有似褒而實刺者此類是

諸之死手握兵柄不能以一旅加鮑并不能正帥甸手刃其君之罪非賊黨而何襄夫人使司城去而不使華孫去不必去也公與司城謀死而不與華孫謀亦以其爲鮑之黨無可謀也此之來盟稱述先德魯先君能成宋亂鄰鼎猶在耶蓋陰欲魯成之也襄仲輩心相照矣夫子因史之文言彼司馬被殺此司馬任用也又言華氏名在諸侯而此復踵其惡也皆正其黨賊之罪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杜解）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傳爲冬齊侯伐曹張本

劉公是曰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則諸侯于天子五年一朝矣不得于諸侯亦五年一朝也按當時史官以爲禮

玉帛相見亦邦交之禮而不同于曰事兵革者也古之制東遷後之制非西周也

齊人或爲孟氏謀（杜解）孟氏公孫敖家慶曰魯爾親也飾棺

一親字領起下惠伯兄弟親愛一番正論

寘諸堂阜堂阜齊魯竟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孔疏鄭氏曰堂阜齊魯竟上地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使衆惡其親也

士布帷布荒荒蒙也魯卞邑以告惠叔

君大夫加文章焉

猶毀以爲請故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

必取之從之卞人大夫立於朝以待命許之

取而殯之殯於孟氏之寢

喪爲孟氏且國故也爲惠叔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葬視共仲慶父（制如）

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終叔服之言

皆以罪降（張注）趙鞅之誓師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聲

樸馬無入于兆此故之葬禮孝子慈孫所不能改者與

已惠叔不視帷堂而哭未毀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至大斂

母之節又帷堂以至于殯雜記朝夕哭則仿帷堂襄仲欲勿哭其妻

釋經已完

不帷今聲已恨穆伯故朝夕哭仿帷堂襄仲欲勿哭其妻

名言

汪云叙二子之死爲從已氏結局

惠伯叔彭生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也孔疏祭敬謂助祭于兄弟之家盡其敬也其愛是相親之道也情雖不同謂內相怨恨不能和同當無絶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敖在莒孟獻子仲孫蔑之子敖之子所生蔑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間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於句瀰一人門於戾邱皆死之句瀰戾邱魯邑有寇攻門二子欒侯反瀰莫幸反句七侯而死句七侯反

敖義與國絶不許歸葬非過也傳特書聲已不視葬視共仲又云喪歸爲孟氏且國故皆所以正敖之罪然與敖爭室幾欲稱兵者遂也敖固不材遂豈善類乃敖則三年不出遂則獨秉國鈞始不許迎喪繼不許入哭假大義以報私怨而操縱由已無君甚矣譖二子或謂遂譖之非也遂使人譖之也使人譖之然後可以動獻子之聽蓋仇敖因仇已氏并仇已氏所出之子遂之惡實居穆伯之上慶父與敖皆凶德而孟氏代有偉人傳于其交關處叙明以見幹蠱之賴有賢嗣也齊人爲孟氏謀惠叔孝思哀感行路雖齊人亦爲之謀也卞人既告仲猶不許惠叔哀父露櫬并無以副乃兄付託之重故居喪既久猶骨立泣請於朝幾至滅性禮衰絰不入公門可見者其形容毀瘠之甚耳寫得孝子請喪無不感動狄如襄仲亦爲意移而下文聲已之哭惠伯之請諸見弟之哭弔皆惠叔之誠有以感

之也二子甚女之子惠叔之弟也他年惠叔卒獻子嗣立之年也獻子爲文伯之子宣九年始見經傳並叙之以爲穀也食子之證亦表孟氏之家世也獻子之賢未必聞諸而怒乃二子自謂遠禮以死明心執爰前驅没爲國殤孝子忠臣聚于一門而獻子盛德大賢爲魯社稷臣以後如莊子僖子至懿子敬叔受業於洙泗雖懿子頗不類然叔孫已不逮矣何有于季氏之文武平桓世濟其惡者哉此周公魯公之遺澤獨鍾於孟氏而戰國之世亟聖篤生讀此傳而知孟氏之源遠流長矣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禮也（按于社用鼓用牲皆非禮）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去盛伐鼓於社責羣陰伐諸侯用幣於社猶擊也（天子不舉退自貶以昭事神訓民事君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示有等威威儀之等差）

按亂征及周禮大僕所載凡救日月皆鼓傳述天子諸侯之禮于此者以鼓社用牲之非禮故泛舉常禮以正之非謂此月當鼓而餘月日食即可安然置之也否則食有常度聖人但言正陽之月以示人而不必有三十六矣自杜氏謂是月得常鼓之月致孫氏劉氏攻傳不休不知傳自不誤亦杜誤耳蓋禮者先王之常制非常制即非禮也魯不伐鼓于朝而于社不用幣而用牲失其常制爲非禮耳豈謂餘月非常鼓之月耶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執節不移且長晉故許之）書曰單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明今不序諸侯。公不會故。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不能討齊。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諱國無難。不會義事。故爲惡。不書。諱不與諸侯。與而不書。後也。謂後期也。今貶諸侯。似爲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

趙朱納曰。盟扈而公不與者。行父如晉求治齊晉。既諸矣。使魯合諸侯而會之。則齊怨必深。故魯知晉之會而不與。馬若權出于晉。而魯不知也。

晉受賂而入國俱還。魯人大失所望。深疾此盟。故史氏從公不與盟之例。書曰諸侯盟于扈。蓋以其無能爲故畧而

馬云特爲詳敘諸侯以起無能爲而不敘是反映法

晉弱與范山言晉君少相合厉不以缺二軍爲師傳使教軍之何也

諸之和事。○夏。單伯如齊。

單伯。魯大夫。

伯至自齊。貴之也。故貴而告廟。接爲王故歸之。而魯之怨未嘗解。故又兩侵西鄙。

陳止齋曰。春秋書周大夫如吾大夫然。內之也。萬充宗曰。春秋內魯。尤內周單伯以天子之使而執春秋之所懼也。吾大夫不至。必見執而後至。春秋書周大夫如吾大夫。故單伯書至。

新城之盟。在前年。蔡人不與。不會盟。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兼帥二軍。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勝國。絕其社稷。獲大城焉曰入之。得大都而不有。

蔡侯盟于扈。罪也。先儒謂晉不遽入之。伐之不服而後入之。猶有禮焉。

承前篇無能爲來知齊之侵魯其故在晉

不序非夫子畧之也傳之釋經精矣望溪謂此年盟扈十七年會扈俱趙盾主盟而序先於諸侯故夫子畧之與僖二十七年盟于宋同不知彼則子玉主盟此則靈公親涖不可爲比且七年扈之盟書晉大夫時靈公幼穿盾不於此時先諸侯逆靈年既長始傲然而駕諸侯之上哉經明言諸侯傳明言晉靈不必別爲之說矣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終達王命使叔姬得歸不能也詩已遂伐曹人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執王使而伐無罪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詩小雅君子

挾進一層收到禮字

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是保福祿不畏於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爲弒商人傳十八年齊諸侯不能討賊而賊遂無所不爲文子從禮字轉出天迹其言便見霸不可恃悍鄰威偪百計難免惟有問之昭昭之天而已北面誦孝經知其計窮也如早任栁下惠以振衰魯豈至是乎

經庚戌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杜解及與○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也○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鄨正月朔也邱齊地接今在山東○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東阿縣境○鄨音西正信公疾且以賂故鄨信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臺名毀。○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
弒其君杵臼權衡弒君以氏通者稱氏以名通者稱名若名
稱人賤者稱盜昭公弒弟文公鮑立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魯爲受弱故平公有疾使季
文子會齊侯於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間疾瘳。
間如字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盟于郪
邱。

高抑崇曰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耳。
此特書者見公非有疾而然也蓋欲符行父之言使齊不
疑耳曰四不視朔則餘月猶視朔矣曰不視朔則凡告朔
聽朔之禮皆不行矣。
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
子考公酋弟煬公熙子

幽公宰弟魏公黮子厲公躍弟獻公貜子眞公濞眞音順弟
武公敖子懿公戲弟孝公稱公允子莊公同子閔公開兄僖公申十七君
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

國無禮義則信妖信鬼。踦僖公。鬼也。毀泉臺。妖也。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
陽邱以侵訾枝。杜解戎山夷也大林陽邱訾枝皆楚邑按阜山今湖廣房縣南大林今在荊門州西北訾枝
極寫事勢洶湧難爲以禦厄楚之有謀
唐云一起有哀鴻遍野羣盜滿山之勢

訾枝莊子云堯伐肅人帥羣蠻以叛楚之小國肅屬楚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當在枝江縣南境。按楚地險地按當在荊州西境。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一申
國楚人謀徙於阪高襄陽府
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
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

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濮夷無屯聚
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於句
濮當在均州西使廬戕黎廬大夫侵庸及庸方城庸地接竹山縣東有方城庸人逐之四子揚窻戕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復句濮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楚大夫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楚武王父所以服陘隰也陘隰地名疏云楚世家云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爲楚武王與杜異也傳儳魚庸三邑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按庸魚人實逐之魚今四川奉節縣傳婢支反儳士銜反惡也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羣蠻也按不用楚子乘駟傳車會師於臨品地名當在湖廣均州界駟音日分爲二隊部也兩道攻之子越鬬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石溪仞入庸道按今俱在均州界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

楚子盟羣見楚強故遂滅庸臣所以興
傳言楚有謀
應筆又章法之變
是傳三國滅庸當以庸爲主庸爲楚所虐乘其兵荒因而
叛楚非如戎人伐楚麇人將伐楚也楚所伐者當在戎麇
然戎不易伐麇善守國伐之無功惟庸可以計取故蔿賈
定伐庸威衆之策師出而麇百濮俱退則戎之遠去可知
也遂專致力于庸然欲滅庸非揚窻之逸不知虛實不可
滅也卽知虛實而不誘之使無備亦不可滅卽使無備而
非遣使約秦令秦會巴合三國併伐一庸仍不可得而滅
也篇中絶不說明秦巴只於末處一點一似庸甚危急而
二國之師忽從天降乃竟得滅庸分外精神夫秦從巴逼
楚而巴爲秦出以見秦爲功於楚者大得罪於天下者亦

大也。

經書宋人弒君無有主名傳首提公子鮑結出文公即位使賊臣無可逃

宋公子鮑（杜解）昭公庶弟文公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林解言鮑之恤民年自七十以生無不饋治也時加羞珍異羞進也疏云謂四時初出珍異之物加而進也（林解言鮑之養老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數不國之材人無不事也（林解）言有賢材者（林解）言鮑尊賢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林解）言鮑之曾祖（林解）桓公子成疏云世本昏以禮自親親乃助之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適而不可防閑施昭公無道（按忽接此四字相形難堪）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元華督曾孫代公子成疏云世本昏處見公之無道乃鮑險致之而諸臣顯上段筆與下能其大夫君祖母國人反照而公之意諸來奔之前）請使意諸（林解）友師（林解）友華耦為司馬（代公子成疏云世本昏）司城公子朝為司寇（代華元公孫友為左師生世子家家生華孫御事事生華元公孫友為左師）公子鱗矔為司徒（林解）矔公孫蕩意諸為桓（林解）桓公孫蕩之子）司城（代御事初司城蕩卒公孫壽為司城）按壽辭司城事在請使意諸前）公子壽之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

弒全不費力

吾官近懼及焉。禍及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

馮云夫人將馬。姑且也。紓緩也。雖亡子猶不亡族。已在故也。既（林解）卒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也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按一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帥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甸郊甸之帥按篇中皆書襄夫人王姬傳慎之也。（方解）鮑欲自掩其迹以為辭故隱告意諸之死。無以為辭故隱告意諸之死。無以為辭故隱告意諸之死。無

魯史不能正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代意諸華耦卒而使其弒名耳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代意諸華耦卒而使蕩虺意諸之弟爲司馬虺爲司馬則華氏之族庶終公孫壽之言連篇寫昭公事從未說起公子鮑至此忽首點出明公之所以失人心者此人陰主之蓋賊首也禮於國人以下連用四無不字直是形容不盡想見其心機無一不到作用無一不工精神無一不照顧至襄夫人欲逼之若以爲不可於是夫人立鮑之意益堅夫欲去公族而不禮襄夫人者昭公也鮑偏於其短處示以盡善而弒昭之心逼國同之矣傳特插襄夫人欲逼句以見夫人惟薄不脩故出力爲賊臣用覩以因夫人句則夫人其下刃者也顧其罪總在列卿華元右師也而受鮑之餌華耦司馬掌兵柄者而與鮑爲黨意諸而外通朝皆賊也公孫壽以死義命其子可謂鐵中錚錚夫人將使公田而殺之公何以知意諸洩之也公與意諸自分一死矣將田孟諸驅而納諸死地身方及郊刃已加首試思夫人之使使者何人帥何之攻帥旬誰氏有王者起一班卿佐駢首市曹以謝昭公地下孰從而宥之哉亂臣賊子多以厚施篡國陳氏用之數世然後得志而鮑乘儉施惠不過七八年間遂使通國之人如趙慈父母君弒而猶告于諸侯曰君無道也君受不韙之名而賊若置身事外傳盡情敘出以發明聖人討賊之義

辛亥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莊解自閔僖以下終于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

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西當爲北蓋經誤）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文公以弒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杜解卿不書謂稱人按此史例也失所言失其所討之人也）

上年冬書宋人弒君次年春即書伐宋明討賊矣聖人不輕予人以討賊之名受賂而還安得爲討賊乎蓋靈公既長君臣已隙前扈之盟失之於齊矣今伐宋之役未嘗不欲親莅也盾實抑之委之林父是四國之君皆欲討賊也兵臨宋都曰何故弒君春秋討賊之師未有大聲疾呼

二語自相矛盾妙絕

如斯者也故大書曰伐宋正其賊之爲鮑而非赴告之辭能掩也書人討賊之辭也（魯史知是役與伐齊無異故畧之而卿不名聖人之意以爲皆討賊之人也）而盾已授意林父以討賊來以受賂去明年靈公會諸侯于黃父猶欲伸其前討而盾乃定賊而還（魯史以其會扈猶之盟扈也故不列與會之諸侯與盟扈同）于是靈之惡盾益深傳歷敘盾事俱爲桃園張本使盾秉國鈞于弒君必討于趙穿無暱則弒在穿安知其由于盾也而竟不然是無待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而已知其有弒君之必矣

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過五月之例）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爰婁（魯故諱服）晉不能救

晉侯蒐于黃父（杜解一名黑壤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傳不列諸國而

鄭即之盟昨日事想又求賂耶

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刺欲平宋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官爲書與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魯文二年名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朝晉也而復不能於是以晉侯爲定誅諸侯所以貳也下子家與書一大篇須知無一語不有上段意在故明日張膽字字含怒皆從上段生來謂作如此事猶向人前討貳乎宣子低頭認罪竟以兩婚大賢可知此一大篇正爲

此爲會扈傳以首段爲主討賊無功卽爲定誅諸侯

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穆公特寵專權

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減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于

晉十二年六月歸生子家名佐寡君之嫡夷太子以講陳侯於

楚而朝諸君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蔵陳事蔵勑也勑成前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公夷與

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密邇比近也雖敝邑之事君何

盟晨暗斷夫豈畧上詳實遺其正意乎

以不免免罪在位之中一朝於襄公而再見於君靈公夷與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相及於絳晉國都按歸生對晉云寡君之二三臣此言孤者若代其君言之雖我小國則輕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茱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附注莊子鹿死不擇音郭象注云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詳子家此書未有從楚之意下文待儻如鹿走險欲一蹶而死不暇擇音而鳴之惡耳按子家以其言過厲故以鹿不擇音爲喻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人道相責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音鋌他頂反命之圉極亦知亡矣言晉命將悉敝賦以待於儻唯執事命之儻晉按此正急何能擇之言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鄭文二年魯莊二十三年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魯莊二十五年亦獲成

於楚。鄭與楚成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令號令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輩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按穿與池皆晉侯壻陳傳言晉之不競。

鮑已立矣何待扈之盟。猶恐其君未列于會而四國之外本國之中或起問罪之師也。故于伐宋納賂之日預訂盟扈之期。皆林父一力承當而趙盾主之。于是四國大夫皆曉然知盾之黨賊而無能爲也。鄭子家後此之弒君者也賊臣膺肆而猶讓其貳楚子家笑之矣由今追昔處處以陳蔡夾寫見二國之密邇于楚不敢貳楚者皆鄭之力非晉近今威令足以使之無貳也。零星寫來年月分明鑿鑿可據復總寫一段可見有功無罪。今大國曰以下忽翻入晉人直追到以待於儵。幾於劍拔弩張。非復事大之體。故先云不擇音也。末段又引齊桓之事不以朝楚見討。然後黜明從於頵令不得爲罪。而盾以不見鄭伯始以行成爲質終矣。

晉鄭交質霸業日替矣

秋。周甘歜大夫敗戎於邻。陳傳爲成元年王師敗起傳。周地按今爲河南洛陽縣。邻音審。乘其飲酒也。

中原無霸而甘氏能敗戎師。亦衰周所難。可知戎之橫出。齊晉之忽視王室也。

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於晉。夷靈公也。石楚鄭大夫。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猶苟且也。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經　壬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鍼卒○康公卒子共公稻立○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惠公元立○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杜解）二卿以（杜解）謚公弒兄○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傳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杜解）將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尚庶幾也）欲惠伯令龜（以卜事卜楚）告龜（言君先師期死）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言君先令龜有咎）邱占之曰齊侯不及秋將死（齊侯死于弒古無此方書醫何以知之）

兩事行非冬十月子卒之稱（按子卒而公稻立）

夫人姜氏歸于齊（按子卒而夫人歸母大歸其事與弒顯然）

季孫行父如齊（按夫人歸而行父如齊其事與弒顯然）○莒弒其君庶其（宋昭之弒屢言無道其無道可疑齊懿之弒不言無道是實傳立意總在筆墨之外）○

十二月丁丑公薨（徐遐谷曰請至竹中知左右無一人讀至舍爵知國中無一人齊侯孤立之況如繪）

言令龜者亦有凶咎見於卜兆為惠伯死張本○二月丁丑公游於申池（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擊也扶箑也扶以祛感）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歅之父爭田（邴音丙歅音月）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杜解斷其尸足○邴音丙歅音月）而使歅僕（僕御也）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驂陪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有竹（林解納懿公于申池之竹中）傳焚申池之竹木是也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

右有池疑此即是按今在山東臨淄縣西二人浴于池歅以扑挾職（扑箠也挾擊也）欲以（以猶感）激（扶普卜反）職怒歅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挾女庸何傷職（庸猶反）狀救乙反

國也卽受商人之國而誅之亦討罪之義也今事之至五年則既君之矣或曰鄫歡閭職弒之元不與聞也吾蓋于弒之前知之讓國不受取賢名也齊人以爲子臧之節曰夫已氏顯其惡也齊人以爲獨夫可誅其心卽宋鮑纂昭之心而鮑以陰傾之元則明暴之也吾又于既弒之後知之魯仲遂欲弒太子請于元元非弒君何以慄慄危懼欲親魯以爲援元非弒君何以使人弒君而立庶且出姜爲齊女惡視爲元甥元非弒君遂何敢弒其二甥而不之忌元何忍殺其二甥而不之顧此皆元與于弒之證也且傳固明言之矣申城在齊城南輪蹄輻輳士女聚會之地也豈如太康之田于洛汭鄭僖之遠出于鄆哉有大臣侍從有軍士護衛稠人環視而僕隸小臣安敢取而殺之卽或弒之必如鱄諸刺僚而鈹已當胸翩殺蔡申而身已授首卽然君既死而人不之問納之竹中而人不之覺舍爵而行從容自在而不虞齊人之討夫固有主之者也主之者元也而元遂自立爲君絶不問懿死何故出之竹中何時二賊之奔何地元固以爲國人之討賊也而左氏則以爲元之弒君也

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

一嬖字伏禍根

逕篇不見行父而行父已在個中故如視之齊不必另傳以書子爲諱杜誤仲以君命名惠及文於宣十八年逐歸父傳行父語中點出殺適立庶以補此傳未唐云只十字便住宛然嗯咽光景

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太子視其母弟殺也。按不書弒諱之非仲以君命名惠伯。書曰子卒諱之也。以書子爲諱杜誤仲以君命名惠伯。許以子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惠伯死不書者殺惠伯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其後夫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也。嘻嗎嘆有罪出者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所謂出姜不允于魯。魯人謂之哀姜。

諸侯必踰年改元正位而書公。若未踰年一年無二君不得稱公此惡之弒夫子不改書公薨也不名。先君已葬也不地弒也母弟視與其難史狗仲遂之意畧而不書也叔仲彭生疾風勁草盡節死于忠史畏仲遂亦又敢書而亭林可亭俱謂聖人責其不能討賊非也國人稱曰哀姜覺夫人一哭市人皆哭而贏與仲與行父之惡附以不磨魯人以一字哭姜勝于國之謚法矣。夫人初無失德逐之夫歸生既絕其尊榮死復擯不祔廟此又成風僖公所不爲也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紀號也莒夷無謚故有別號。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未見公而文子不書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

（虛公設而喻十人典會方承得今日必達則語氣亦都已暗伏下文一作一輟一夫局云直言不諱若不知宣也）見有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也功以食民食養也）德以處事（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也功以食民食養也）則法也合法德以處事則爲吉德（妄信也毀掩賊爲藏掩匿竊賄爲盜則壞法也）作誓命曰毀則爲賊（誓要信也毀掩賊爲藏也）則壞法也掩賊爲藏（以掩賊名賴姦之用器也用姦器爲大凶德）竊賄爲盜（以掩賊名賴姦之用器也用姦器爲大凶德）盜器爲姦（器國也主藏之名）器國也主藏之名（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今有殺惡及親等事者鷹鸇之逐不惟祓刑八即引小司寇八議議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刑不忘誓命（刑不忘亡疏服虔以爲正刑一議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之辟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亡疏服虔以爲正刑一議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之辟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附注姦光者姦之微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帝顓頊之號）有才子八人（八人其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八人其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堕敳也檮音滔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皆高陽氏才子之名）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堕敳也檮音滔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皆高陽氏才子之名）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堕敳也檮音滔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皆高陽氏才子之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忠敬也肅敬也懿美也宣徧也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八元亦高陽氏才子八人其蒼舒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八元亦高陽氏才子八人其蒼舒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八元亦高陽氏才子八人其蒼舒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

（北即垂陶之倫庭堅即臯陶字）陶之倫庭堅（北即垂陶之倫庭堅即臯陶字）即臯陶字（北即垂陶之倫庭堅即臯陶字）（隤音頹歎五才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愷和也）愷和也（篤厚也）篤厚也（允信也）允信也（淵深也）淵深也（齊中也）齊中也（聖通也）聖通也（廣大也）廣大也（明察也）明察也（才智也）才智也（歎音頹歎五才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愷和也）愷和也（篤厚也）篤厚也（允信也）允信也（淵深也）淵深也（齊中也）齊中也（聖通也）聖通也（廣大也）廣大也（明察也）明察也（才智也）才智也（歎音頹歎五才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愷和也）愷和也（篤厚也）篤厚也（允信也）允信也（淵深也）淵深也（齊中也）齊中也（聖通也）聖通也（廣大也）廣大也（明察也）明察也（才智也）才智也（歎音頹歎五才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八人亦高陽氏才子八人其蒼舒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八元亦高陽氏才子八人其蒼舒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八元亦高陽氏才子八人其蒼舒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八元亦高陽氏才子八人其蒼舒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

（堯不能舜能舉之堯曰倍做之甚）

（陶之倫庭堅即臯陶字）陶之倫庭堅（陶之倫庭堅即臯陶字）即臯陶字（陶之倫庭堅即臯陶字）（隤音頹歎五才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愷和也）愷和也（篤厚也）篤厚也（允信也）允信也（淵深也）淵深也（齊中也）齊中也（聖通也）聖通也（廣大也）廣大也（明察也）明察也（才智也）才智也（歎音頹歎五才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愷和也）愷和也（篤厚也）篤厚也（允信也）允信也（淵深也）淵深也（齊中也）齊中也（聖通也）聖通也（廣大也）廣大也（明察也）明察也（才智也）才智也（歎音頹歎五才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愷和也）愷和也（篤厚也）篤厚也（允信也）允信也（淵深也）淵深也（齊中也）齊中也（聖通也）聖通也（廣大也）廣大也（明察也）明察也（才智也）才智也（歎音頹歎五才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八人亦高陽氏才子八人其蒼舒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八元亦高陽氏才子八人其蒼舒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八元亦高陽氏才子八人其蒼舒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八元亦高陽氏才子八人其蒼舒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

（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王伯厚曰古者以德爲才才十六才子是也）成也（疏云除凶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隱賊爲賊害亦惡也）

喬云去不能舉不能去非驩兜也乃以驩宥舜舉舜也流非美舜也乃以自美

先寫三凶堯不能去後寫舜去四凶法變亦化板法

比近也周密也疏云不可親友而不才子與之附近親密通之貌謂驩兜少皞氏金天氏之號次黃帝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盛德賢人也林解蒐隱慝求人隱隱天下之民謂之窮奇窮其好奇謂共工其行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言也告之則頑德義不入心舍之則嚚不道忠信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謂鯀頑凶無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公比堯

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不收疏云貪財爲饕貪食爲餮疏云是三苗饕他刀反餮他結反舜

總束一筆

周云必借史克言之乃能盡致非第見考証典故有據書法不隱有人也

臣堯爲堯臣賓於四門闢四門以賓禮衆賢流四凶族而流放之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也棄也諸四裔也以禦螭魅遠使當螭魅之災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附注戴章甫曰據山海經神異經呂氏春秋所記則渾敦等俱獸名蓋四凶之號皆取象於惡獸杜氏以義理釋之非也說文裔衣裾也徐錯曰裾衣邊也故謂之四裔傳中裔夷裔子之類皆倣此螭敕知反魅亡備反凶非帝王子孫故別以此三凶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美也五典常也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此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愷之功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凶族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呂說克內則深中宣公之隱外則盛稱文子之功一脅一誰眞季氏徒也

僕因衆以弒父便應得國如何來奔國人惡庶其何復立其所愛趙匡氏曰僕因國人以弒紀公句改以字作之字則經文了然因有二義此因緣之因非因附之因也僕見國人弒君恐已得禍竊寶玉以奔苟爲利而已愚按趙氏之說自允行父以國人弒君卽以僕爲弒君以甚宣公納僕之罪不足據也如果僕弒則文子必命史以僕書於策且史克黨於行父比僕爲四凶而痛詆之其於載筆時自當直書其事而不然者天良難昧終不敢以弒誣之也但據莒人赴告之辭以爲彼國有弒君之事而已　此篇爲文子自已供狀言見有禮于君事如父母何以惠伯之死埋之馬矢之中未聞一言卽襄仲卒後未聞改葬惠伯史無董狐不敢書于策微左氏不徒死乎惡無禮於君如鷹鸇逐鳥雀乃今日必授今日必出有此事君之禮耶僕爲盜賊器則姦兆而殺適立庶者獨非盜賊行賂者獨非姦兆耶此誠季友之不才子世濟其凶有王者起何止如四凶之投而已免於戾其誰信之　季友以來三家鼎立然政自上行猶不至視君父如弁髦也自行父立宣操縱由已宣但拱手聽之馴至宿之卑公室意如之逐君而君如寄生矣故傳於季氏擅魯之始特錄此篇曼衍凌厲無復大臣謨誥之遺亦非羣臣奏對之體以視二臧之諫莫御孫申繻黨之敷陳判然患佞之別也蓋已籠罩後六公季孫擅魯等篇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文公弟以作亂文公弗許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於武氏故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樂呂戴公曾孫爲宣三年宋師圍澤生須須生大司寇呂今云曾孫誤也曹傳疏云世本戴公生術術生澤

呂東萊曰昭公果無道其子孫豈有厠足之地武氏逆昭公子爲亂雖不克成數年而後已使宋果憾昭公安能至此宋文公純以仁義籠絡國人及得國則不仁不義殺母弟恐效尤也及昭公子斬其嗣也滅武氏出穆族翦不附已也然後知禮于國人者之爲賊也文公嗣位人人以爲得君而武穆二族洞燭其姦距弒君一年而謀討亂賊立昭公之子豈非忠義之舉哉奉公子須者須爲鮑母弟有心故君故奉之以聲罪國人信之也爲鮑先發並受屠戮惜哉

讀左補義卷十六終

讀左補義卷十七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球　校

琥

宣公一

孔疏史記名倭或作接又作委文公之子母敬嬴以匡王五年即位劉傳書即位如其意也○公子遂如齊逆

癸丑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女社解不議喪娶者不待賵賻而自明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稱婦有姑之辭不書氏史闕文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公會齊侯于平州齊地按今山東萊蕪縣西有平州城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徙故曰取○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衞侯曹伯

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鄭地按今河南新鄭縣東○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婧姜至自齊尊夫人也補注公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按此魯史成法成十四年僑如襄二十七年豹並同陳傳傳言逆稱女以君爲尊夫人後人妄加之舍族尊夫人爲尊成十四年傳曰稱族尊君命也傳無以公子爲族之義

出姜既歸恐如戴嫣之愬而陳侯爲濮之執也恐如叔姜之歸而齊侯爲夷之戮也如齊逆女而壻於齊姜雖善哭可以哀感路人必不可以義動齊惠篡逆之謀其罪大於喪娶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杜解宣公篡立未列于會故以賂請之

先大夫臧文仲會以此立訓耶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子衛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告溥秦于險而立胥克甲之屬子先辛甲之大夫奔齊

河曲之戰至此已八年而忽討不用命望溪曰軍門之呼趙穿實爲罪首疑靈公陰謀除盾欲翦其羽翼命治舊獄意本在穿而盾乃釋穿而放甲故公之惡盾益深而穿之謀亂益急明年遂有桃園之弒也言討不用命幾不知爲何命蓋提出河曲則趙穿必當見討故但以不用命三字加諸胥甲而放之且立其子以見其罪甚微也並不提起河曲何從累及趙穿盾之心跡躍如矣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纂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既以爲壻復取其田齊惠之惡浮于魯侯

謝得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分魯

原叙

會齊拜成而魯人簒弒之位定齊取濟田而齊人黨弒之功成傳曰定公位又曰爲立公故而聖人誅賊之義躍然

此篇已爲不競於楚起本

宋人之弒昭公也在文十六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輯傳春秋初鄧鼎彷田賂以公行譬之盜賊知賄而已寧知法令之所不許耶所謂亂法法在也桓文起而此輩革面矣侯猶未敢以爲不足與也故卻缺一文襄之後晉德雖衰諸侯由于承匡而衛鄭求平夫何有趙盾者敗之兩合諸侯討賊背以賂還此猶士師將治人罪而求請潛入拘考不竟兩解俱散所謂侮法法亡其害深於盜賊陳其公之卒楚人不禮焉十三年陳靈公受盟於晉按陳靈反正似能自強從義然不能自

正叙

主寫晉楚兩相當至末二句將因師間其侵陳也救之而楚已在宋境矣晉遂救宋楚師還楚又退乃見晉之不競而不足與意分外精神

而致株林之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斐林以伐鄭也楚薳賈救鄭遇於北林與晉師相遇按楚莊侵掠陳境遂侵宋晉變何足數乎

傳以晉不足與爲主以兩舉皆受賂而還也自後彼伐此救兩者相當而爭鄭不得解揚見囚則晉霸衰矣然霸雖衰能救陳則善之特不許其救弒逆之宋故略之本主一救患善也特不許楚救背晉之鄭故亦略之一一叙出而聖人之情見矣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與國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解揚音瓣

晉人乃還

秦怨晉愈深。則楚交益固。和秦抗楚。文公所以得志於城濮也。晉欲者。趙盾欲之也。乃穿以一言止之。謀卒不驗。而盾未有以罪之也。俱隱伏桃園之事。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因解揚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競。强也。爲明年鄭伐宋張本。

上皆言晉之不競于楚。此明白點出。以見盾之草草了事者。意別有在也。數語前後皆貫。

經　甲寅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狂。解得大夫。生死皆曰獲。范寧曰。大棘。宋邑。按今河南睢州西有棘城。戰皆書大夫帥師始此。○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鄭爲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帥諸侯之師將爲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盡公弑成公黑臀立。○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崩弟瑜立是爲定王

傳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狂。解受命也。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甲士三人。按車中甲士。歩卒死亡殆盡。不止俘馘。狂。俘馘。宋大夫。輅。迎也。見其殘民也。○輅五嫁反

俘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輅五嫁反以出之。獲狂狡。馮氏曰。援之出戰。而出之。非反爲殺。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兵戎之事。明此。

戎。孔疏。兵戎之事。明此。

殘。敵人。是名爲果。致果毅以聽之。謂禮。能殺敵。致果。敢。乃名爲毅。聽。郤氏曰。猶聽政之聽。易之。戮也。易。反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

俞云元帥被獲賤之之詞。狂狡違命威不立也。羊斟怨德不平。報恐德不平也。獲而逃告帥而入辱矣。故未借讓詞以刺元。論者反美元爲大度。非也。

馬逸不能止卻克以此成功御人不使知張脯爲之超乘元華四百六十乘卽入鄭軍何至見獲上言殺敵致果是反映華元下言敗國殄民是順取華元傳蓋筆筆異元也

其私憾敗國殄盡也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爲文四百匹〔附注〕卽光庭曰以贖華元於鄭自有文采重其難得入鄭軍何至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後入言不啻見叔牂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叔牂子卽反對曰非馬也其人也知前得先歸華元見獲上言殺敵致果是反映華元下言敗國殄民是順取華元傳蓋筆筆異元也

著衆寡二字覺篇中許多數目字栩栩欲動

讀左補義　卷二　宣公　五

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衆儕同人曰夫語助作如字讀者非討之聖人所亟予也傳著受命于楚一語而聖人不書伐宋之義見矣顧鄭無討賊之心而宋有負瑕之實華元宋之右師坐視昭公之弒賂盾而立文公者也不能馭將輕用其民毅然決戰喪師辱國咎將安歸乎狂狡大夫也失禮違命羊斟御也私憾敗國均謂之殘民以逞夫二子之殘民主帥殘之也已伏下巡城之謳意及既敗而入其君不聞降服之囚抱頭鼠竄立門告歸豈知滿城父老痛入妻子之心乎聞城者之謳自當急爲謝過乃自謂功多敗

可不論嗟乎生靈何罪而爲牛皮屝兕之一擲不亦謬乎

復于元語中點出口衆我寡以見國法可宥清議難容是合宋國之人而交口唾之也傳蓋體經義而爲之也諸儒未嘗細讀而肆志攻傳適見其謬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　元年崇在遂圍焦　晉河外邑接今河南陝州城內夏晉趙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補注三

秦師趙穿所致

殽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　洛以東至陸渾補注三國大夫傳失其名孔氏謂上洛今陝西洛南縣陸渾今河南嵩縣接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　競強也鬬椒若敖之族姑盈其疾乃去之　欲示弱以驕之傳爲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杜氏謂自子文以來世爲令尹

涅云分明自是不競

畏越椒之盛託鬬班師　鬬班師失朱之心孤諸侯之望

前此朱不從晉可無敗也晉能救宋亦無有敗也于是盾因救焦之役移師侵鄭以雪大棘之恥以悅宋而不虞楚椒之早待于鄭也　數語本方麓乃以四國之衆避其偏師蓋盾有心事此行原不得已也楚雖救而鄭已服于晉故明年

總領

晉靈公不君厚歛以彫牆　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　胹音而煮也熊蹯音本殺之寘諸畚以草索爲之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　畚筥屬音本隨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　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疏云溜簷下水溜之處言近于公之前溜力救反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

盾初只廢靈之心玩衮不廢三字明明以不改必廢君靈矣

魔嘆而言何成人聞之豈真見盾之假寐而不殺乎抑盾早以有備殺魔而文致其辭也殺機實在於此意在伏甲殺盾嗾獒以爲號

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也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祉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過則仲山甫能補之君能補過也詩大雅也言服衮者有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魔晉力士鉏魔反魔音迷賊之晨往寢門闚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盛音成魔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補正魔既退則槐非趙氏庭樹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趨而殺之獒猛犬也爾雅狗四尺爲獒郝氏疏引公羊靈公有周狗言指揮如意之狗也嗾素口反盾曰猶獨也於首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也於首山舍於翳桑桑之多陰翳者接首山晉山名今在山西蒲州東南見靈輒晉人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學也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在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筒也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靈輒爲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附注問其名及所居也不告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輒亦去按或乙丑趙穿盾之從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奔聞公弑而還晉竟之山也盾出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補注弑其君乃錄外之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而與聞乎故也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雖篇其以阻爲慼蓋傳讀之異按盾言我之懷戀晉國致此慘慼撇去反不討賊一層而又托爲老臣愛國之義正善于飾非孔子曰

靈輒之爲公介必非無心皆趙氏豫爲矣嘆不告自亡亦盾之文飾其辭乎

獒梁云反不討賊其志同則書重

壹子字諒

惡老奸聲以車孤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之罪　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善其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晉世家宣子使趙穿五字更坐實弒君　成公母周女也　壬申朝於武宮

盾未嘗弒君何以弒歸之傳蓋言盾不弒君而實弒其君之故以發明經義也分三段哀不廢矣以上以靈公不君領起盾身受托孤之重如前後左右罔非正人靈雖不肖何爲至此傳寫靈無道數事知盾之失于匡救也迨其惡已成急而挽之君臣遂成讎隙矣先述士會之諫從容婉轉正爲盾一驟字反照前年伐鄭傳曰驟諫此又曰驟諫驟者急而且數之謂靈不能堪不然士會亦諫靈何不殺會而殺盾也遂自亡也以上先述鉏麑之事或謂表盾之忠爲弒君出脫非也此正坐實盾弒君耳使盾與靈初無怨惡穿之弒靈變起倉猝盾或不與聞乎故乃鉏麑求殺于前盾密密防護已如讎敵及飲酒將攻而提彌明知之甲起而靈輒免之試問明何以知輒何能免知公徒皆盾私人而靈爲孤立故公極刻遽盾極從容公方摩厲殺盾而盾已命駕出國門矣百忙中叙靈輒受恩輒以私恩廢公義不告自亡尚有廉恥正以反照宣子不出山而復也末段桃園之弒雖出於穿而消息相通早有成算弒者穿命之弒者盾也太史責以越竟討賊二事公羊專重討賊左氏專重越竟其實凡弒君者即越竟亦所歟閻職之舍

晉無公族一節領起

爵而行也。反即殺穿以自解。亦司馬師之誅成濟。朱全忠之誅蔣元暉柳燦也。何解于弒。惟就盾言之。出亡他國。則從來無弒其君而讓位不居者。越竟而反。是僞遁也。不討賊而且用賊。逆君使他人不敢討是同爲賊也。盾爲正卿。非首惡而何。引仲尼之言。一以見趙盾之惡所由著。凡賊無主名者。由國無良史故也。一以見盾良心未死。爲法受惡。無辭凡書國書人以疾卒者。由賊臣矯飾以赴也。而諸侯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詛盟誓。自是晉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疏云。公族之官。及成公即位。乃宦掌教公之子弟也。爲置田邑。以爲公族。爲公族大夫。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疏云。主教卿大夫適妻之次子。亦是餘子。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官不見周禮。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曰。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爲適事見僖二十四年。公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族。辟屏也。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爲公列。謂之公行。車皆建旄。謂之旄車之族。屏季。故更掌旄車。疏云。主公車行故使其子爲妾子之官也。原同長而使括。以括爲姬氏愛子也。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屏季。使爲衰之適。晉自士蒍殺羣公子。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惠公不納羣公子文襄以來。雍在秦。樂在陳。成與悼迎於周。伯儵叔劉居狄。晉無公族。久矣。盾立公族大夫。亦扶公室之大機也。無如賊臣謀國。止知利己。未反公族一人。而但立公族

前是無公族此是名有而實無寫盾布置極巧極憤

倍以報恩純是私意

之官以卿之子爲之於是有公族之名而公族永廢夫公族大夫爲教公子設也應選之公族卽用異姓亦不必卿子統袴膏粱何德可師而使之敷教也盾以趙括爲公族大夫自是卿之適子餘子庶子皆官於朝成公德其立已遽從其請而分晉之局基焉

經　乙卯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葬匡王杜解四月而葬速○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余氏光曰赤狄隗姓別爲一種在山西潞州甲氏留吁壞地相連赤狄距以北而東界黎城卽古黎國也其種有潞氏齊甚遠今其侵齊始見于經○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子靈公夷立葬鄭穆公

傳　定王元年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胡氏云禮爲王服斬衰周人告喪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其說是也而杜謂不以王事廢天事考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祀社稷則越紼而行又豈魯之所得僭乎又東發云僖公僭郊而天不從今宣欲僭而天又不從可畏也非也蓋僭郊不書有故而後書也僭郊不書者一則無以示訓一則爲君諱惡

晉侯伐鄭及邲（鄭地音延）鄭及晉平（爲夏楚）士會入盟（侵鄭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水名觀兵於周疆陳傳楚窺周室）遂至於雒（觀兵周疆假伐戎以過之）

定王使王孫滿（周大夫）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取天下）楚子問鼎之大小（禹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世）

（一遂字何等猖獗）

提出德來撇過鼎字又粘住鼎字帶出天來緊結鼎之于鼎。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逆備之附注鑄鼎事。不遇由于失德。經見墨子云。夏后開世。命大廉鑄鼎于昆吾。灼龜。得逢白雲之兆。此說未知其審。故民入川澤山林。可見天祚明德。不在鼎矣。因詳敘天眷有周歷數未艾君一問苦太早耳篇中義正辭嚴凜斧鉞班彪王命論應以此爲藍本

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牧貢金使九州之鑄鼎象物。象所往鼎字帶出圖物。著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附注鑄鼎事。不遇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山神獸形魅罔兩水神。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下和而受天祐。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釋文唐虞曰載。夏曰祀。周曰年。歲商曰祀。周曰年。不可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也。底音抵。成王定鼎於郟鄏。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郟古洽反。鄏音辱。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孔疏律歷志周三十六王。入百六十七年。過卜數也。按通體不提起楚莊一比較。便非立言之體

陸渾之戎。秦晉遷于伊川。逼近王都。然未聞爲中國患。蓋戎之弱小者。而楚以遠國。忽其君自將舉大衆伐之。蓋窺周也。至雒觀武周境。其未入周爪尺耳。問鼎輕重。示欲取之東萊以爲傲。然有篡逆無君之心是也。傳于楚莊盟列國之先。特著是篇。以見其平陳服鄭。皆聖人所深惡也

或云。禹鼎所載。必九州風土貢賦。有關天下後世之故。而王孫泛引神姦不若。何也。曰。陰斥楚旅也。三代受命。皆由明德。明德者。由仁義行。其言皆從躬行中流出。其得天下天實命之。心事如青天白日。無人不見。楚旅鑾目豺聲之子也。曰爲仁義之言。躬蹈亂賊之事。睥睨周鼎。欲取卒不敢遽取。觀兵卒不敢用兵。而其欲逐逐萬難措辭。周鼎一

問心甚曖昧正螭魅罔兩之伎倆也提出天字明僭竊不臣必不爲天之所容後段示以卜世三十確實可徵而姦回昏暴自取滅亡已足落螭魅之胆東萊又謂辨論日高實政不舉滿爲作偏然衰周氣象得此一二臣亦足生色明儒又謂問鼎不過向慕之私欲一見之耳然則靈之欲得周鼎其亦向慕之私哉

夏楚入侵鄭鄭卽晉故也

胡傳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毛氏奇齡駁之曰何以朝從晉則朝褒暮從楚則暮貶當應之曰朝尊王則朝褒暮貶從賊則暮貶

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杜解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子以作亂事在文十八年）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宋鮑殺母弟須逐武穆之族前於文十八年已叙明茲復叙之大書曰武氏之謀志討賊之首功也蓋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聲其弒君之罪不可謂非義舉而悍然圍曹報伐此亂臣賊子肆行無忌也或疑伐宋經不書蓋曹以無功宋以弒伐皆不告也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姞南燕姓）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朱解以是爲而子儵直留反）以是爲而子蘭爲汝子

貞一起一結是正傳中三段皆追叙又是一格

穆公名蘭寫得如許奇麗爲全篇之冒

請左補義卷十七

宣公

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

媚愛也言使人尊愛汝子如服

如是朱絳服佩也古人以香草爲佩

媚此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

蘭也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

又妾反照人服媚之與殺之酖之惡之反照

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所賜蘭爲嬰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

寫請母子如勦蓬蒿之繁飄零正與國有薰蕕之別也然了華不入齊母事

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生子

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出宋弁誘子華而殺之南里鄭地在僖十六年

使益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在僖二十四年又娶於江生公子士朝於

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楚地按今江南葉縣南有古葉城又娶於蘇生子瑕

鴛夫鄭大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子臧不入鵙冠瑕不入伐鄭穆公不入待命於東能劉愛故深

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十年三石癸曰吾聞

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姓宜爲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姓姬配耦

之女爲后稷配周是以興故曰吉人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

總以天字收束

後必蕃先納之可以尤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於大宮

鄭祖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

生也刈蘭而卒傳言穆氏所以大興於鄭天所啓也

文公當晉霸之時棄楚即晉穆公初立輔襄以覇晉靈初

年依然未貳也及趙盾以賂定賊始以爲晉不足與然卒

與晉平不遠而復蓋鄭之賢君也夢蘭言天又言祖或曰

是夢中境然燕祖而貽福于鄭若天使之然彼三娶所出

或死或不材卒立子蘭皆天也中段補述文公不德以見

穆公修德有以幹蠱子士朝楚被毒以見穆公從晉有以

禦強子瑕本非佳兒姑甥實爲尤寵結局以與晉平四字

蓋初終之志在從晉著其賢之實也

經　丙辰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鄰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舒亮莒邑。按鄰。國名。今山東鄰城縣西南。鄰音談。）秦伯稻卒。（共公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靈公弒。）冬楚子伐鄭（告于廟。）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鄰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莊公不先以禮治之。而用伐。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之所羞。（偏說此負販小人。）爲者也。楚人獻黿於鄭靈公。（穆公大公子夷也。）公子宋子公與子家子（歸生。）將見。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疏云五指。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以大指爲將指。（將指。中指爲將指。）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問所笑。）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

處。（嘉歸生始則相親繼則稍規直至生死之關事不得已而後從之。全彼他人迫脅然其迎敢與歸生謀。則歸生可知。按弒君何事而以畜老懼殺反諸。）子家子懼而從之。夏弒靈公。（已親嚐之矣。反諸者。謂歸生。）子公怒。欲殺子家公。（按靈欲殺子公。已知之。乃濡忍不發。）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懼殺之。而況君乎。（畜。六畜。宮說伐國不問仁人。朱子公已知之。乃濡忍不發。）子公與子家子。懼而從之。夏弒靈公。（已親嚐之矣。反諸者。謂歸生。）子公怒。欲殺子家公。（按靈欲殺子公。

以制之也前寫歸生不露權字後寫歸生有權并不露歸生趙趙元箸古今無兩

族而舍子良。以其子良讓也子良不可。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獨留。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

歸生鄭之正卿秉國鈞者也豈公子宋所能脅之以從亂由其一飲食必告一嘽笑必知相爲一氣故也手握大權彼不言弒誰敢弒之而與之同謀爲之裁決首惡之誅其何能逭此史官特書國人共見無可疑者獨是靈公于二子相倚爲姦之日以細故挑之公方萌欲殺之心彼遽有謀先之事由公之權不足也宋之弒公必請命于歸生以權在歸生耳權在歸生故弒君有餘權不在公故制亂不足仁柔不武安能有爲傳所以爲公惜也又恐讀者誤以爲歸責靈公故述史例書君君無道書臣臣之罪今書歸生安得以優柔之故轉咎公耶杜氏乃以權不足謂子家而又以爲稱畜老懼殺爲仁夫大棘之役獲宋二卿與趙盾晉卒以二堵屠而謂其無權不武乎擬君父於畜凡爲臣子所不忍言而謂其仁乎或云上云歸生弒其君則此數句自當指歸生然則上言皆殺其大夫下云侵官也豈侵官者爲晉乎襄公初立欲去子公之族并去子公而獨不敢去歸生者以大權獨攬不可猝去耳不然何待歸生死而斲棺行法哉子良之不可亦所以安反側之心正恐宋與歸生相倚爲奸而生他變也

或曰以弒君爲君無道則臣爲無罪矣史例之慘至此不知傳之意謂列國以君無道國人弒之來告則無有主名

無從歸罪于賊臣但書國人以爲其國弒之國人弒之耳若以名告則直書其名而聖人因之稱國稱人者傷當時之庶賊直書其名者或討或否得失自見也

馮云此敘楚滅若敖氏郤以子文爲主越椒之滅子揚子越支料之於前竟黃之復子文貽之於後也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兄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越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政吾族當速出奔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語助言必餒及令尹子文卒鬬般子文子子揚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巳爲司馬賈爲越椒譖子揚子越又惡之蔿賈偏巳而已得越椒處巳乃以若敖氏之族圄囚也巳反伯嬴蔿賈於轑陽楚邑轑音潦而殺

馮云此下木可直接箴尹矣忽又敘出若敖生伯比生子文伯比生越椒

一步緊一步

湯泗橫流死不能讀而以

是料乳臭兒之逐處烝野楚邑將攻王以三王文成穆之子爲質焉弗受師於漳滻漳水邊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地伯棼越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輈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以爲鼓節疏云車上不得置簨簴以懸鼓故爲作跗接跗足也汰他來反跗芳扶反著直畧反又射汰輈及鼓跗皆斃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矢笠竹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之蓋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穫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邳淫於是矣疏云以此彊軍人之心鼓而進之鼓而進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比於邳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按今爲湖廣雲夢縣治虎乳之邳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逼所生遂使收之楚伯

一路野子狼心行御而楚子撰出三矢愚衆非魏魅不足以制熊虎

馮云此下木可直接箴尹矣忽又敘出若敖生伯比生子文伯比生越椒

下映克黃
未載虎乳之
奇則首段藪
孤兩兩互映
文情濃至

覓不餒矣

所淫者。穀奴口。實爲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爲令尹。其孫箴尹官名反於莵音烏徒。子揚。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

此敘越椒作亂。以子文爲主。首段統籠全局。聚族人告之者。以無一端人易惑非義。鬼猶求食數語。聲淚與俱。斯時族人以爲迂且怪。中段越椒既殺鬻賈。又欲攻王。狼子野心。子文之言驗矣。族猶不悟。而反助賊。宜其舉若敖而滅之也。然若敖滅。則子文不祀。末段因推原子文生時之異。云實爲令尹。子文見方城漢水。無不習鬬。包舉一生事蹟。

在丙。何可無後。以其孫二字拍轉。復命自拘。的是象賢。正與越椒之弗類相反。從楚子語中點出勸善不善則滅。爲善則昌。理本如是也。獨是鬻賈少時。能諫子文之用子玉。及老爲利昏。偏覬司馬而諧子揚。揚雖死於諸而子則。更生賈雖得司馬而身則已戮。子文之言。何等眞切而通。族皆聾。楚王三矢權爲詭語而三軍獨奮。皆足異也。子文生時之異於卒時寫出。與鄭穆公同。楚國僭王猶夏傳每寓嘯然未足之意。熊虎之狀豺狼之聲。正與鑾目豺聲同符。一則其鬼猶餒。一則其子克昌。天道茫茫。何所憑據。子文於楚實爲巨擘。然棄諸夢中。來路不正。不得以寒氷鳥翼爲例也。安望其能卵翼小邦。共奬王室。不過虎爪狼牙。

共爲搏噬而已嗚呼皆天之降孽於宗周也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杜解）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鄭未服者明其意在爭鄭非討賊也夫聖人不輕予人以

討賊之名上書鄭歸生弒君此書伐鄭非討賊而何不知

鄭三年三被楚兵至肉袒牽羊而後已其爲猾夏顯然不

待別嫌而明其故也

經　丁巳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

姬（杜解）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於諸侯○叔姬來（叔姬寧）（按書人鄭以大夫將告也若以爲

固反馬○楚人伐鄭（鄭）（按則前書爵者爲褒也義不可行）

傳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強成昏）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杜）（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

宣公倚齊篡國受制於齊○齊惠恃強陵魯請昏其臣皆過之大者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杜氏）

謂書曰爲新例按不言凡者或聖人變文特冬來反馬也（孔）（疏）

書或史官隨時更定非皆聖人之新例也

禮送女適于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于夫若被出

則將乘之以歸至三月廟見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

示惜老不復歸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高固因叔

姬歸寧遂親自反馬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也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爲明年晉衛侵陳傳）

討賊聖人所予楚但猾夏故不予其討賊也救患聖人所

予晉救弒君之賊故不書救也

經　戊午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

冬十月

傳 六年春晉衞侵陳。陳、卽楚、故也。

盾見於經。見晉不能討盾也。盾秉政如故。而弒君之賊。皆不能討。獨爭此服楚之陳。末矣。

夏定王使子服周大夫求后於齊。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邱。按今在河南河內縣東南。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驕則數戰。以盈其貫。將可殪也。附注劉炫曰書云商罪貫盈。以繩穿物謂之貫。言紂之爲惡如物之滿于貫也。殪。殺也。杜非。周書曰殪戎殷。周書康誥雅訓戎爲大。戎殷猶詩言大商耳。書蔡傳。以爲殪滅大殷是也。此類之謂也。附注爾爲十五年晉滅狄傳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不書。魯故不書。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按當云取成于厲而還。

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蓋楚取成于鄭。欲盟鄭伯。而逃歸不盟。故明年鄭與晉有黑壤之會。而九年楚復伐鄭也。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杜解二子鄭大夫。伯廖告人曰。上六日。豐其屋。部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離下震之離三三。豐上離上。豐上六變而爲純離。也。豐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之矣。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之離三三。

經 己未七年春衞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按萊國今山東黃縣東南有萊子城。杜解萊書旱而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于黑壤。按黑壤今在山西沁水縣西北。

傳 七年春。衞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杜解公卽位衞始脩好。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謀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爲文若不得已應命而出則以外合爲文皆據魯而言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用桓子謀故縱狄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秋解子公弒靈公故謀從晉以求媚

冬盟於黑壤王叔桓公周卿臨之以謀不睦衛天子之命臣監臨諸侯不同

士在二年

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

黑壤之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

故諱之按沙隨平邱駁此傳爲妄今知非妄季孫之說不敢諱也

書諱之也補傳說者多以沙隨平邱駁此傳爲妄今知非妄者宣公事齊而不事晉見止而以賂免恥在內史

公子會盟于黃父即黑壤

晉侯之立也在二年

晉靈之弒大史大書趙盾

趙盾固欲諸侯之討之也諸侯以盟主尊晉而盟主弒于賊臣膜然不顧烏在其尊盟主哉列國皆盾也所望成公即位如能取盾穿戮之勝于宋莊遠矣乃德其立已假以事權使鄭國之賊臣轉倚以自固盾逆迹著于天下恐不睦者或起而問罪因請于天子以大臣臨之謀其不睦而因以不朝罪魯是賊臣肆行無忌也黑壤之會六國而晉宋魯鄭皆賊臣主之世道尚可問乎

讀左補義卷十七終